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八三回 治賊目逼說真情 堅敵心戲弄幻術

話說濟公化做石敢當，同狄小霞在後帳飲酒，卻然人把苛拿錢志在布棚外面偷看以及心裡轉的一些念頭，沒一層他不曉得。到了要用金鋼箭射去那個心思，濟公暗罵道：「要死，這狗賊！他居然起這樣念頭，我何不拿他開一開心，順便顯一顯我的本領，叫那狄小霞方不敢違拗，重用我這石敢當，方好於中取事。主意已定，剛剛狄小霞問他善用什麼兵器，石敢當道：「末將也不會什麼厲害兵器，只有三支金鋼箭，打了出去自會回頭。」隨即就用了一個搬運法，將錢志的三支箭拿來，給狄小霞看了一看，便說出一千二百樣狠處，跟後又說道：「我主不信，不妨先試一試，我主看著如何。」就此手便一抬，直向那布棚外面錢志的眼睛暗暗射去。狄小霞只見那支箭果然在布棚上一戳，隨即就回，又到了石敢當手裡。不由得就要喝他聲彩，那知還不曾喊得出口，只聽布棚外面「哎呀」一聲，接著「通」的一聲一人栽倒。狄小霞吃了一嚇，石敢當也故作驚異的形狀說道：「這怎麼的？」語言未了，見幾個小兵進帳報道：「啟我主，錢將軍在前帳朝布棚呆望，不知何故忽然栽倒，滿臉鮮血。」狄小霞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，那裡作怪嗎？」石敢當道：「不是作怪，我明白了。多分錢將軍由布棚偷看裡面，不料被末將的金鋼箭所傷，一定是這個道理。」狄小霞見說大怒道：「他偷看什麼？好沒規矩！」隨即氣衝衝的走上人帳，拔了一支令箭，向下面說道：「錢志不循營規，偷窺後帳，著推出營門斬首！」錢志此時倒在地下，傷了左眼，正然疼痛難忍，心想狄小霞查點到了，必要問石敢當的罪過。那知忽聽帳上吩咐將他推出斬首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也顧不得眼睛疼不疼痛不痛，就此膝頭當腳板似的爬上大帳，磕頭討饒。濟公在旁邊想道：要論借此除掉一賊，委實順便不過。但俺出世以來，親手不曾傷過一蟻，他這箭究竟是俺和尚打的，俺和尚不能陡然的因他開了殺戒。總之明日這一劫，這一班強徒也是逃不了，俺何不做個現成人情。主意想定，便大踏步走上大帳，只見幾個兵丁已把八把苛拿錢志捆得停停喘喘，將要推往外走。濟公忙說道：「我主勿怒，石敢當有事上稟。」狄小霞此時怒氣衝衝，一見石敢當到來，忽然變做一個又平和又溫柔的樣子，忙問道：「石將軍有何話說？」石敢當道：「非因別故，只因明日來兵大至，正在用人的時候，願我主寬其小過，讓他建功贖罪。」

狄小霞笑道：「石將軍莫要笑話，這死囚生來的一副面龐已經討厭不過，加之再少掉一隻眼睛，若叫他出去對敵，倒是活活的拿我大秋國丟醜，還建得功嗎？」

石敢當又道：「我主勿憂，末將自會醫治。」狄小霞大為奇異道：「原來石將軍還懂醫道呢？」石敢當道：「豈但知醫，末將實有起死回生之法。」狄小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將軍代他醫一醫。但不知可要什麼應用的物件嗎？」石敢當道：「末將這醫法既不要藥品，又不用針灸，三不用刮刮，四不用推拿，只要有病的人將得病的原因自己說出，暫時就叫他全好。」就此便向錢志問道：「錢將軍，你這尊目怎樣的呢？」錢志怨聲怨氣的道：「是你射了的。」石敢當道：「因何被射的呢？」錢志道：「是眼望後帳的。」石敢當道：「你因何要望後帳呢？」錢志道：「是貪看你們吃酒。」石敢當道：「我們吃酒，也沒什麼好看，你心下因什麼緣故要看呢？」錢志面紅耳赤，再也不好明說，便說道：「只為看著吃酒，以外並無別的意見。」石敢當故意用指頭掐了一掐道：「醫不好，醫不好。你又又不肯說真話，怎樣醫法呢？只好由你去了。」錢志見說嚇慌了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」但嘴裡雖說願說，卻還是不好意思開口。石敢當又故意催著他說，逼著他說，錢志萬分無奈，只得向石敢當商議道：「石將軍，我這句話說出來，恐怕當了大眾許多不便。請你老人家附耳罷！」石敢當此時不由得便露出濟公聖僧的性格，拍著手哈哈的笑了一陣，便說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錢志那敢怠慢，隨即站起來，支了一張雷公嘴，就著石敢當的耳朵說道：「我怕你們一男一女吃酒有私情，所以才偷了看的。」石敢當見說，心中又想到：這句話我倒要喊明瞭，假或這個小淫婦向我纏擾，我才有話推托呢。當下便又哈哈的笑了一個盡情，道：「錢將軍，你真呆了。他是一位女主，我是一個男臣，就便在一起吃酒，也不過談的國家大事，怎樣會有私情呢？原來你一個人都認不得，不怪你要瞎眼了。」此時狄小霞在帳上聽了這樣說法，不覺無明火起，把御案拍得應天響，狗長畜短的罵了一串。就這罵的時候，只見石敢當輕輕巧巧到了錢志面前，伸手向著自家的嘴咯了一口，連痰帶涕就同黃膿似的，在錢志臉上一抹，說道：「錢將軍，你眼睛看一看罷。」錢志陡然的覺得兩眼明明朗，一點痛處沒得。狄小霞定睛一看，只見錢志糊了滿臉黏痰鼻涕，兩隻圓眼睛骨轆骨轆翻個不住。

狄小霞此時把個真濟公假石敢當敬重得如同菩薩一般。就此又把錢志大罵了一陣，走下帳來，仍陪石敢當到後帳吃酒，又吃了有一個更次。狄小霞就燭光之下把石敢當看了一看，直即越看越愛，心裡委實把持不住，還同那日在元命宮一樣，倒又依依靠靠走到石敢當旁邊來了。濟公想道：前日做楊魁還可以現出本相來嚇他一嚇，今日做石敢當不能再抄陳文了。所幸卻有錢志這一段事可以拿他墊一墊嘴。就這想法的當了，狄小霞已將他抱住，親了一親嘴。石敢當用手推著，又用嘴將布棚上一歪，說道：「使不得。假如被人看見，足見你我不正經，不怪錢志在帳篷外偷看了。如今我有一法，明日用力把宋兵打破，一同回了彌勒峰，那便任憑怎樣，不是都可以聽便嗎？」狄小霞被這一說，覺得很為有理，便說道：「此時外面已有四更，我們就索性以酒消夜，也不睡覺了。」可算這句話才正對著濟公的味，故此石敢當答應不迭的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明日一早，多分宋將就要過來討戰，我們再吃一會的酒，也要把調度兵將的法子議論議論的了。」

狄小霞聽說，眉頭皺了一皺，便說道：「如今卻有一件難處，宋營既然全軍在此，朕的本營也是要緊不過。不瞞將軍說，如今我這營裡只剩得五員將官，二千五百兵，若再分兵劫糧，請教這本營怎樣支持得住？況而宋人奸計百出，保不起他一個好手不留著看營。就便果然只剩得尤大肩、鄭伯龍在營中，一遇警覺，難免不得人送信把行營。雖然照他來信說得容易不過，朕的意見總還要預備廝殺，方保萬無一失。就這大勢而論，試問這二千多名兵、五員戰將怎樣支撥得來？」石敢當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主的籌畫一些不錯。但有末將在此，我主請高枕無憂便了。」狄小霞道：「將軍這話，朕實不懂。試問將軍本領最大些，能敵多少人？加之宋營如楊魁這班人，也算得智勇兼全。聽說還有一個小將，名叫菊猛，年才一□五歲，委實力能舉鼎，厲害非常，卻也不可看輕了他的呢。」

石敢當又笑道：「我主勿要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這班宋將，末將看得他們連娃娃都不如。我主若不相信，不妨小試其端，即如我主本領，要真是極大的了，我主若能恕末將無罪，末將能殼叫我主說走就走，說坐就坐，說起就起，說不動就不動。」狄小霞大笑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朕不相信。朕就恕將軍無罪，任憑怎樣是了。朕倒要試一試才稱心呢。」說著，狄小霞便故意提一提神，拿定主意，單不聽他的話。隨即站起了身，將一隻三寸金蓮踏了座位上，擺了一個金雞獨立的架落，大喊道：「石將軍，你該得怎樣罷？」那知石敢當也不開口，也不動手，只因他的嘴微微向左一歪，狄小霞便輕輕的一跤向左邊跌下；又將嘴向右一歪，狄小霞爬起又向右邊跌下；他的嘴向上翹了幾翹，狄小霞便向上跳了幾跳；他的嘴向下觸了幾觸，狄小霞便向下伏了幾伏；把狄小霞弄得就同提線人兒差不多。但那狄小霞心裡並很明白，見他嘴向左歪，便自己偏向右歪，那知不由得還是向左歪倒；見他嘴向右歪，便拿定主意要想不歪，那知還是遵命歪倒，卻然一些不覺跌傷。做了幾手，石敢當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我主如何？」狄小霞大笑道：「將軍真神人也！」

石敢當又道：「不但如此，請看後帳不是一個兵丁沒有嗎？末將只要吹口氣，任憑我主要多少兵丁就有多少兵丁，要幾員大將就有幾員大將。」狄小霞笑道：「你且招四員大將給朕看看如何。」石敢當道：「使得。」隨即暗暗念了一句六字真言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只見接連的四員大將走至帳後：第一員金盔金甲，白鬚過胸，手執大砍刀；第二員銀盔銀甲，粉面朱唇，手執長槍；第三員黑盔黑甲，豹頭環眼，額下一部鋼須，手執咬金斧；第四員一字盔，金鎖甲，黑面紅須，手挽雕弓，腰掛箭囊。一個個皆身高八尺，威風凜凜，殺氣揚揚，走進來擱了一個轉身。石敢當道：「且去，明日過來聽命。」四將便出帳而去。狄小霞看到此處，好不

歡喜，便說道：「將軍有此法術，何患我大狄國不破宋！明日如宋兵某來討戰，朕將全營兵將帶去，劫他的糧草。本營就托了將軍，該當怎樣應敵，便怎樣應敵。就此一陣，果能先解目前之圍，朕同將軍回彌勒峰裡元命宮中同享富貴。」說著便舒開俏眼，有情有義的向石敢當勾了一勾。此時外面天已大亮，一陣烏鴉哇哇的由營前飛去。

濟公跑到外面一望，直見小星未落，殘月猶明，那一股寒氣刺人肌膚。濟公正然望那野景，旁邊兩個打掃營門的小軍，忽然大驚小怪倚著掃帚，手指東北上喊道：「石將軍，大路上那怎麼的？」但不知那大路上是什麼奇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